

成都出版社

吳伯祺戲曲選



成都戏剧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陈浩东

副主任 史家健 林 捷 吴晓飞 陈泽远 戴德源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晗 史家健 刘双江 刘玉川 刘成定

陈泽远 陈育新 陈浩东 李祥林 李鲁江

吴晓飞 林 青 林 捷 张开国 钟德富

唐大玉 唐中六 徐 棻 傅启辉 雷 兵

樊月波 戴德源

主 编 史家健

副主编 吴晓飞 戴德源 钟德富 李祥林



出生乙丑，年近古稀，
生肖属牛，与牛无异。
经历些风风雨雨，
心血洒，热汗滴，
只留下这一串耕耘足迹。

——吴伯祺

白蛇传

王世泽饰韦驮(左二)。(黄雪米 摄)
陈巧茹饰白素贞(中上),朱建国饰青儿(右二),



鸳鸯谱

胡小凤饰乳娘(右前),雷变影饰碧莲(左二)。(张文瑞 摄)
筱舫饰惠娘(左二),晓艇饰孙润(右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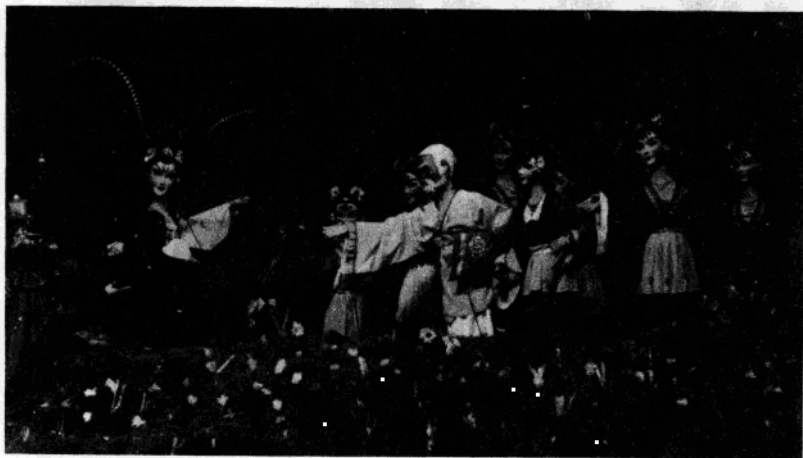




拉郎配 唐云峰饰董代。(张述漪 摄)

斩文嫣 李云珠饰雪娟(左1),刘金泉饰期化俗(右前),
胡成德饰晋康帝(左3)。(廖泽生 摄)





古岛奇花(木偶川剧) 成都市木偶皮影艺术剧院演出



评雪辨踪 曾荣华饰吕蒙正(右),
许倩云饰刘翠屏(左)。(戴德源 摄)
柜中缘 成都市酱园公所街小学演出
(戴德源 摄)



总序

史家健

具有两千多年建城历史的成都，是祖国大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座既古且新，充满无穷魅力和勃勃生气的历史文化名城。

蚕丛鱼凫在这里开国，望帝丛帝在这里长卧。星移斗转，沧桑巨变，随着历史册页一页一页翻过，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岂止是遗址几处，坟台高丘。千年歌、百代舞、清新曲、粗犷戏，文人指点江山，诗客抒写心曲，一代又一代蜀人的艺术创造如涓涓细流汇入滚滚岷江碧水，从昨日流来，向明天奔去。

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独特的蜀都人文风情，如火如荼的人民斗争生活，风云变幻的社会巨大变革，哺育着艺术的发展。无须回顾久远，就看清代中叶花部勃兴以来戏曲发展的历史吧。“大开蜀伶之风”的金堂人魏长生在四大徽班进京前，即以其多方面的创新和精湛的表演称雄于京都剧坛，对花部戏曲的发展有过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戏剧史上芳名永驻。成都是川剧艺术的发祥地之一。辛亥年，成都著名的川剧“三庆会”正式把五种声腔汇聚一台，形成了现代川剧的艺术

构架。川剧“戏状元”、“戏圣”在成都产生，独特的川剧艺术精品在成都形成。岳春、康子林、天籁、贾培之、赵熙、黄吉安、刘怀叙等川剧大家无不在成都写下了他们在川剧史上最光彩的一笔。

成都还是京剧名伶荟萃、曲艺众星争辉、“文明戏”最早活动的地域之一。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都是大后方话剧演出活动的主要城市之一。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陈白尘、沈浮、孟君谋主持的上海影人剧团（后更名为成都剧社），熊佛西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抗战剧团，王肇烟、吴雪主持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陈鲤庭主持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应云卫主持的中华剧艺社以及神鹰剧团、血花剧社、国立剧专等，无不在成都的话剧舞台上留下了永久的芳菲，为成都话剧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仅在继承传统艺术，推陈出新，改革发展诸方面取得累累硕果，还创作演出了大量讴歌时代，振奋民族精神，展示民族风格的戏剧佳作，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蜀都特色的艺术精品，“天府奇葩”在祖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竞芳争艳。

在这片有着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沃土上，成都的戏剧艺苑，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涌现出一大批剧作家、名导演、表演艺术家、音乐家、舞美设计家、戏剧评论家，他们用执著的追求，用无尽的智慧，汲取水灵气催梨园琼枝，裁玉垒浮云点缀辉煌。他们的艺术创造无疑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是应予以高度重视的。

作为一项社会主义文化积累工程，成都市文化局编辑出版“成都戏剧丛书”，其目的就是按照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计划地荟萃名家成果，总结艺术经验。既载前辈艺术精华，又著今朝振兴业绩，积累珍贵财富，启迪后辈新秀，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这项工程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谨致以由衷的谢意。

目 录

总序 史家健 (1)

序 阳翰笙 (1)

序二 李振玉 (3)

关于川剧《鸳鸯谱》改编的一封信 老舍 (5)

探索的脚步——我的自述 吴伯祺 (6)

白蛇传 (川剧·高腔 昆腔) (8)

鸳鸯谱 (川剧·高腔 昆腔) (56)

拉郎配 (川剧·高腔) (110)

斩文嫂 (川剧·高腔) (158)

射雕记 (川剧·弹戏) (211)

陈三五娘 (川剧·高腔) (246)

古岛奇花 (木偶川剧·弹戏 胡琴 高腔) (305)

评雪辨踪 (川剧·高腔) (335)

柜中缘 (川剧·弹戏) (354)

吴伯祺上演、发表剧本存目 (376)

巴蜀
巴蜀
巴蜀
巴蜀
巴蜀
巴蜀
巴蜀
巴蜀

序

阳翰笙

川剧是我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它扎根于民间沃土之中汲取营养,在乡村草台上经受磨练,经过一代代艺术家的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传统深厚、剧目丰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独特表演风格的优美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瑰宝之一。

但是,由于它形成于漫长的历史年代,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时代的思想烙印。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剧种的传统剧目,无不存在着精华与糟粕共生、良莠杂陈的严重弊端。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和政府遵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组织了大批文艺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了整理、加工、改编。川剧也不例外,一大批有识之士,以党的文艺方针为指导,积极投入“戏改”这项艰巨工作中去,使古老的川剧艺术焕发新的活力。吴伯祺同志就是这项工作卓有成就的川剧剧作家之一。《白蛇传》、《鸳鸯谱》、《拉郎配》等著名剧作就是他和他的艺术合作者们努力实践“推陈出新”方针所取得的优异成果。这些好戏我都看过,无论是剧本改编和表演艺术都是非常成功的。创作新剧很难,改编传统剧目,同样也很难。这方面,我们的剧作家是有功劳的。

还应该永远铭记,周总理、朱德、陈毅、贺龙、郭沫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川剧的关心爱护,他们不但亲自观看过许多川剧优秀剧目,还不断地给予指导和支持。使川剧不仅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还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演员。

吴伯祺同志早年曾从事京剧活动,有丰富的舞台艺术实践经验,为了“戏改”的需要,他服从组织安排转入川剧创作工作。他生长于四川,对川剧艺术适应很快。创作中,既能够借鉴、融汇姊妹艺术之长,还能够充分发挥川剧艺术的特点,对川剧的继承发展是有贡献的。

“十年浩劫”之后,川剧老的剧作家幸存者不是很多,有的已经不能再写作。而吴伯祺同志仍然壮心不已,笔力雄健,勤耕不辍。中共四川省委发出“振兴川剧”号召以来,他更加勤奋,不断推出作品,在四川省的川剧调演活动中,还上演了他的现代戏新作。最近,成都市川剧院联合团还将他改编的新剧目《射雕记》带到香港演出,深受赞誉。

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出版社决定出版“成都戏剧丛书”,有计划的汇集优秀戏剧作品,总结艺术经验,荟萃“戏改”成果,为振兴川剧,进一步挖掘、继承、发展、改革和出人、出戏、赢得观众都是很有意义的。在《吴伯祺戏曲选》出版之际,仅写此,是为序。

序 二

李振玉

吴伯祺同志的剧作选集，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拜读集子中的《评雪辨踪》、《拉郎配》、《白蛇传》、《鸳鸯谱》等，这些在舞台上大放异彩、饮誉国内外观众的川剧艺术杰作，真是一种艺术享受。这些在川剧传统剧目的基础上，经过重新整理、创造、推陈出新的剧本，独到的艺术构思、深刻的主题、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鲜活的个性化语言、富于生活味、人情味的细节描写……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展现了吴伯祺同志的艺术修养、创作才华和对川剧传统的精通。同时，从中也使人又一次窥见了川剧艺术深厚的、优秀的传统。

前些年，戏曲界曾出现过轻视整理传统剧目工作的倾向。突出表现在对整理者创造性的艺术劳动不重视，不尊重。有人认为，整理传统剧目是吃祖业的现成饭，只是翻炒，不是创作。抹煞整理工作艰辛、复杂的创造性的艺术劳动，不承认整理者的创作权益和地位，剧团演出广告和说明书，不打整理者的名字，更是屡见不鲜。甚者，有的剧种和影视移植改编，原剧种、原作者统统被抹去，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新作。还美其名曰，继承和发扬传统大家有份：传统剧目是公共财产、是大锅饭，你吃得、我也吃得。象《拉郎配》、《谭记儿》、《穆桂英》等川剧传统整理本的遭际，就是大家熟知的。

这种轻视、贬损的论调和侵权行为的消极后果，就是整理传统剧目工作大滑坡。不少有修养、有才华、有经验的作者，对

整理传统剧目的工作“引以为戒”了，搁笔了。那些认为整理传统轻而易举，现成饭容易吃、大锅饭好吃的人，不下苦功夫，有的连传统剧目中的精华与糟粕都没有分辨清楚，就大刀阔斧，两三天“翻新”一个剧本赶着上市；至于剧本整理中同时要继承和发展依附于剧作的唱做念舞的优秀传统舞台表演艺术（这比新创作剧本更增添了难度），由于整理者欠缺这方面的见识和能力，这个要求只能落空。这种情况下搞出来的那些充斥舞台的传统剧目，质量低下，观众冷落，成为导致戏曲危机的一个原因，是戏改工作的大倒退。对照五六十年代传统剧目鉴定工作的突出成就，舞台上优秀传统剧目繁花似锦、深受观众欢迎的大好局面，使人不能不记取剧本创作上这个经验教训。同时，从对比中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许多老剧作家，以成渝两地来说，如李明璋、徐文耀、吴伯祺、周静、赵循伯等，他们在传统整理、创作上的高度成就，对川剧艺术繁荣发展的重要贡献。

成都市文化局编辑的“戏剧丛书”，首批要出的就是在整理传统、推陈出新的上取得突出成就的徐文耀、吴伯祺等老剧作家的选集，可谓合乎时宜，功德无量。这些剧作，不仅是可供演出的善本，埋头欣赏的佳作，更是从事创作和整理传统工作借鉴、学习的参考。希望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成都地区有成就、有影响的老新创作家的集子都能面世。希望省里和别的地区，有条件的都能这样作。

1992年6月6日

关于川剧《鸳鸯谱》

改编的一封信

老 舍

北京有许多川剧迷,我是其中之一。每逢川剧来京,我和其他的川剧迷就象过新年似的!

许多川剧剧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们会找戏。同一故事,在别的剧种中也许运用得老实笨重,而运用在川剧里就往往灵活生动。主要是在川剧的作者与整理者会从故事的某一角度下手,抓住了戏。以《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为例吧;我曾打算把它改编为歌剧,但是想不出办法如何处理洞房的那一场。这一场处理不好,故事即搬不到舞台上去。可是,川剧有办法:前面添了“庙会”一场,后面的戏便迎刃而解,成为一部优秀的喜剧。这是真本领!

(摘自1960年老舍先生祝贺成都市川剧院建院一周年的信)

探索的足迹

——我的自述

吴伯祺

我在戏曲艺术的长河里浮游了46年，其中在川剧艺术宝库内探索了41个春秋。

40余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可在人的一生中，却包括了他的青年、壮年、老年。

浮游的路，不可能尽是顺风。探索的路，更是坎坎坷坷、曲曲弯弯。

无数前辈艺术家的心血，铸就了许许多多川剧艺术灿烂的瑰宝；但历史的烟尘使不少瑰宝蒙上了污垢，有的甚至成为“致癌”毒菌。因而探宝人不仅需要慎重鉴别，而且要有相当大的胆量和气魄，敢于弃“砂”取“金”，甚至“点石成金”。

步入川剧艺术宝库之门，首先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继之是无所适从，望而生畏。但工作职务和责任心，又迫使我不能退缩也不愿退缩，只好来点“易胆大”精神，不顾一切地往前闯。

在“闯”的过程中，我犯过“粗暴”、“主观”、“反历史主义”的错误。经过教育帮助，我终于“改邪归正”，为川剧事业作出了一点点贡献。举例说吧：从冗杂、散乱而又带有迷信色彩到反抗破坏纯真爱情、风格别具而深得国内外赞誉的《白蛇传》；从淫秽色情到宣扬自主婚姻、情趣浓郁的《鸳鸯谱》；从迷信凶杀、三女共夫的《鸳鸯缘》到妙趣横生、笑中有泪的《拉郎配》等等，都是在“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和同行们一起大胆发掘、

去芜存菁、慎重革新的结果。

另一方面,我发现兄弟剧种的优秀剧目中可在川剧舞台上大有用武之地者,就把它移植到川剧艺苑中来。但“移植”并不等于“照搬”,应该让她由原来的“姓”改来姓“川”,于是我在《陈三五娘》、《柜中缘》等剧中,对川剧的高腔曲牌格式、帮腔、角色行当的更替和表演艺术的发挥,作了一些改革尝试。

前面曾经交待,我在探索的道路上犯过错误。1953年改编的《柳毅与龙女》,被责令在报纸上公开检讨。1955年首次改编《古岛奇花》,有关部门召开了相当规模的批判会。更有甚者,在“十年浩劫”中,我被剥夺专业写作权利达12年之久!

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没有退缩或者灰心丧气。其根本原因,首先是我曾在部队文工团接受过教育和锻炼,对党的正确路线深信不疑。其次,在41年的探索中,我发现川剧艺术确实是一座异彩纷呈的宝库,只要有信心、有毅力、有胆识,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尽管我已退休近10年,但仍然在这条道路上跋涉,争取在有生之年贡献出自己的余热——哪怕它只有很低很低的温度。

50年代,某些川剧老艺人仍然习惯于称编剧为“改师”,我很乐意接受这亲昵的称呼。这本集子也只能算是“改师”探索足迹的记录,但求读者不吝指正。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这句名言是我的座右铭。这条路我还走着,但愿有更多的人继续探索前进。

1993年3月于成都